

洪邁《萬首唐人絕句》辨證

——以五絕爲中心^{*}

葉楊曦

提 要

2013年，宋版《唐人絕句》在日本神保町一誠堂舊書店以天價售賣，引發各界關注。《唐人絕句》即《萬首唐人絕句》，是宋人洪邁所編的詩歌總集。歷代對其毀譽參半，一方面它保存了大量的唐代詩歌，另一方面其中也有誤收、錯收、重收等訛誤情況。本文以內中五言絕句部分爲中心，主要從時代誤斷、作者誤植、體例誤判和詩作重見四個方面探討此書之錯訛闕失問題，並簡要分析致誤緣由，以期較爲客觀理性地看待其文獻價值。

關鍵詞：洪邁 萬首唐人絕句 辨證 五絕

2013年10月11至12日，日本神保町的著名舊書店一誠堂爲迎接110週年店慶，舉行為期兩日的展銷會，其中包括宋版《唐人絕句》全22冊中的21冊，以高達4.6億日元（約合2875萬元人民幣）的天價開售，一時引發熱烈關注。¹ 此《唐人絕句》即《萬首唐人絕句》，爲南宋洪邁所編，又名《唐人絕句詩

* 本文在南京大學文學院金程宇教授、武秀成教授指導下完成，敬致謝忱。本文爲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10批特別資助項目（2017T100485）、山東省人社廳博士後創新項目專項資金項目（201603022）、山東大學青年學者未來計劃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1 詳見〈<http://gb.cri.cn/42071/2013/10/11/6991s4280041.htm>〉。

集》，是關於唐代絕句的詩歌總集。據《詩序》知，洪邁編纂此書的初衷，是爲了“教稚兒誦唐人絕句”，²得絕句詩五千四百篇。其後，洪氏因受宋孝宗鼓舞，擴展原先詩篇，及至百卷萬首。然此書編成後，數家對其頗有微詞：程秘認爲此書“可無進也”，³陳振孫稱“多有本朝人詩在其中”，⁴稍晚的劉克莊“疑其但取唐人文集雜說，令人抄類而成書，非必有所去取也”。⁵明人謝榛云：“洪容齋所選唐人絕句，不擇美惡，但備數爾。”⁶明人趙宦光、黃習遠指出原書收詩存在錯訛、重複情況，重刊《萬首唐人絕句》，共得詩四十卷一萬四百七十七首。⁷

雖然近年來已有學者詳細論述過《萬首唐人絕句》的成書過程與版本流傳，⁸但關於以嘉靖本爲代表的洪邁原編本與明人重編本在具體文本訛誤方面卻著筆不多。有鑒於此，本文將從明人重編本的文獻闕誤入手，進而以嘉靖本洪邁《萬首唐人絕句》五言絕句部分爲中心，探討此書之錯訛問題，並簡要分析致誤緣由，以期較爲客觀理性地看待洪邁原編本之文獻價值。

一、明人重編本之文獻闕誤

儘管明人重編本(以下簡稱“趙本”)依據約二十條標準，刪繆補遺，厘定次

-
- 2 宋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序》，載《萬首唐人絕句》(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頁1。(以下簡稱“嘉靖本”。)
 - 3 宋程秘：《書〈唐人絕句〉編後》，《洺水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
 - 4 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十五，頁450。
 - 5 宋劉克莊：《後村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十四。
 - 6 明謝榛：《四溟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卷二，第42頁。
 - 7 詳見明趙宦光：《〈萬首唐人絕句〉刊定題詞》、明黃習遠：《重刻〈萬首唐人絕句〉跋》，載明趙宦光、黃習遠編定：《萬首唐人絕句》(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頁7—9)，上冊；《唐絕發凡》，載明趙宦光、黃習遠編定：《萬首唐人絕句》(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下冊，頁1022—1025。
 - 8 張倩：《洪邁〈萬首唐人絕句〉版本源流考》，載《殷都學刊》，2008年第4期，頁63—66；凌郁之：《〈萬首唐人絕句〉版本源流與文獻價值的重新認識》，載《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科版)，2010年第2期，頁32—38；王雅婷：《〈萬首唐人絕句〉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頁17—36；陳尙君：《洪邁〈萬首唐人絕句〉考》，載《唐研究》，2014年第20卷，頁391—410。

序，然亦多有不足，⁹其中與嘉靖本相關的文獻闕失有以下幾點：

(一) 趙本所刪之詩並非均屬洪邁訛誤

比如嘉靖本卷十一李端《幽居作》：“山舍千年樹，江亭萬里雲。回潮迎伍相，驟雨送湘君。”按：明銅活字本《李端集》卷四、《全唐詩》卷二百八十六亦錄此詩為李端作。趙本未收，屬誤刪。

又如嘉靖本卷十二李群玉《題竹》：“一頃含秋綠，森風十萬竿。氣吹朱夏轉，聲掃碧霄寒。”按：《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宋刊書棚本《李群玉詩集》後集卷五、《全唐詩》卷五百七十錄此詩。趙本未收，屬誤刪。

再者，嘉靖本卷二十明皇宮人《別本》：“舊本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按：嘉靖本五絕部分錄明皇宮人詩二首，另一首錄於此詩之前，為《題洛苑梧葉上》：“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二詩本自紅葉題詩一事，《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明刊本唐范攄《雲溪友議》卷下“題紅怨”條云：“明皇代，以楊妃、虢國寵盛，宮娥皆願衰悴，不備掖庭。常書落葉，隨御水而流，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¹⁰未錄“一入深宮裏”；孟啓¹¹《本事詩》所載與《雲溪友議》異，其《情感第一》云：“顧況在洛，乘間與三詩友游於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上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¹²未錄“舊本悲秋

9 如李長路整理趙本時稱其“‘四唐’分期未免過於死板、牽強，而所列次序也未必十分準確無誤……其次是詩與詩人仍有缺漏……最後是本可考定而失考者也還有”。見《〈萬首唐人絕句〉新印本前言》，載《萬首唐人絕句》，上冊，頁5。

霍松林以趙本為底本重排《萬首唐人絕句》時云趙本：“前後互相見的詩仍然不少；有不少詩題，或省或並；作者時代先後的排列，亦嫌凌亂……取律詩四句作絕句的例子，也屢見不鮮。至於誤收先唐詩及五代、北宋詩的現象，更嚴重存在。”見霍松林：《萬首唐人絕句校注集評·前言》，載霍松林主編：《萬首唐人絕句校注集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上冊，頁5—6。（以下簡稱“霍本”。）

10 唐范攄：《雲溪友議》，《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明刊本（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卷下。

11 此前學界通常認為《本事詩》作者為“孟棨”，據陳尚君考證，“孟棨”當作“孟啓”，翔實可靠，詳參氏撰：《〈本事詩〉作者孟啓家世生平考》，載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新國學》編輯委員會編：《新國學》，2006年第6卷，成都：巴蜀書社，頁5—6。本文從陳說。

12 唐孟啓：《本事詩》，載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上冊，頁6。

扇”。《全唐詩》卷七百九十七錄“舊本悲秋扇”爲天寶宮人《題洛苑梧葉上》，詩後注曰：“一作‘一入深宮裏(詩略)’。”¹³趙本僅錄明皇宮人“一入深宮裏”詩一首，未錄“舊本悲秋扇”。《別本》出自唐人紅葉題詩一事，當屬唐人絕句，趙本誤刪此詩。

(二) 趙本有對洪邁訛誤的沿襲

比如嘉靖本卷二十四趙自然《夢陰真君》，屬宋詩，趙本卷十(第108題)錄之；嘉靖本卷二十五何仲言《春雪》等十四首詩，屬六朝詩，趙本卷九(第246至257題)全錄之。(詳見下章章首關於嘉靖本時代誤斷的討論)

又如下章1.2嘉靖本卷五錢起《江行無題》一百首，當爲錢珣作，趙本卷四(第1題)錄此百首詩；1.3嘉靖本卷六錢起《赴章陵酬李卿贈別》，當爲錢珣作，趙本卷四(第2題)錄之；1.5嘉靖本卷九戴叔倫《夏夜江樓會別》、《江館會別》，當爲崔載華作，趙本卷四(第83、85題)錄此二詩。

再者，下章2.3.2嘉靖本卷十九儲嗣宗《登蕪城》，當截自儲氏五律，趙本卷九(第115題)錄之；2.3.9嘉靖本卷二十四王維《題輞川圖》，當截自王氏五律，趙本卷二(第90題)錄之。

(三) 洪邁本不誤，趙本誤改之

比如嘉靖本卷十六薛奇童《吳聲子夜歌》：“淨掃黃金階，飛霜皎如雪。下簾彈箏篴，不忍見秋月。”按：趙本卷二(第168題)錄爲崔國輔作。《國秀集》卷中錄爲薛奇童作。《文苑英華》卷二百五錄爲崔國輔《古意六首》其六。《唐詩紀事》卷十五、《全唐詩》卷一百十九錄爲崔國輔《古意》。《全唐詩》卷二百二錄爲薛奇童《吳聲子夜歌》，“薛奇童”後注曰“一作章”，題後注曰：“一作崔國輔詩，題云《古意》。”《全唐詩》卷三百四錄爲劉商《怨婦》。佟培基認爲劉商生活於中唐時期，而《國秀集》編纂稍早，當非劉作，《國秀集》之“奇童”乃“奇童”缺筆之誤，趙本所載爲錯上加錯，胡應麟《詩藪·內編》認爲是薛詩，崔國輔詩本集

13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七百九十七，第十一冊，頁8967。

與《盛唐詩紀》均不載，季振宜《全唐詩稿本》據《文苑英華》將此詩補入崔國輔集中。¹⁴ 佟氏論證合理，從之，則洪邁本不誤，趙本誤改之。

又如嘉靖本卷二十二張氏《答二首》其二：“蘭階兔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按：趙本卷十（第 116 題）錄爲周混《憶亡妻》。霍本錄爲唐暉妻張氏《答夫詩》，注曰：“此詩本事出《唐暉手記》（據《通幽記》，《太平廣記》卷三三二引），謂此乃唐暉妻張氏死後與其丈夫歡會、酬答其夫的詩。”《全唐詩》卷八百六十六錄爲唐暉妻張氏《答夫詩二首》其二。趙本張氏名下只於卷十（第 131 題）錄《答二首》詩一首，霍本注云：“題曰《答二首》，而詩只有一首，另一首即本卷（注：即卷十）第 116 題。”嘉靖本張氏《答二首》之後爲韋璜《寄夫周混》，疑趙本誤混二詩作者。

（四）趙本有詩作重見的情況

比如嘉靖本卷六劉長卿《贈秦系二首》其二：“初迷武陵路，復出孟嘗門。回首江南岸，青山與舊恩。”按：趙本卷四（第 36 題）錄此詩，卷五（第 188 題）重錄爲韓愈《頃以家事獲謗，因出舊山，每荷觀察崔公見知，欲歸未遂，感其留寓，詩以贈之》。霍本認爲此詩或爲劉長卿《贈秦系二首》其二，亦一作韓愈詩。明銅活字本《劉隨州集》卷十、《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正德刊本《劉隨州集》卷一、《全唐詩》卷一百四十七均錄爲劉長卿詩。此詩當爲劉氏作，趙本既誤且重。

又如嘉靖本卷十三皇甫曾《山下泉》：“漾漾帶山光，澄澄倒林影。那知石上喧，卻憶山中靜。”按：趙本卷五（第 30 題）錄此詩，卷七（第 2 題）重錄爲權德輿作。《文苑英華》卷一百六十三、《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明本《皇甫曾詩集》卷一、《全唐詩》卷二百一十均錄爲皇甫曾作。《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清嘉慶刊本《權載之文集》不載。此詩當爲皇甫曾作，趙本既誤且重。

再次，嘉靖本卷二十一樂府詞《思歸樂》：“晚日催弦管，春風入綺羅。杏花如有意，偏落舞衫多。”按：趙本卷二（第 169 題）錄爲薛奇童《思歸樂二首》其

14 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 83。

一,卷三(第122題)重錄爲蓋嘉運《編入樂府詞十四首》其四。宋蜀刻本《張承吉文集》不載。《樂府詩集》卷八十錄於張祜詩後,未署名;《全唐詩》卷二十七錄此詩,亦未署名。《全唐詩》卷五百十一錄爲張祜《歸思樂二首》其一,卷六百八十二錄爲韓偓《大酺樂》。《四部叢刊》初編影印舊抄本《玉山樵人集》錄爲韓偓《思歸樂》。尹佔華據趙本所載認爲此詩“既非張祜詩,也非韓偓詩”。¹⁵筆者以爲此詩歸屬當存疑,趙本重錄。

(五) 趙本所補之詩存在訛誤

比如趙本卷一(第51題)何象《賦得御製句“朔野陣雲飛”》:“塞日穿痕斷,邊鴻背影飛。縹緲浮黃屋,陰沉護御衣。”霍松林已明言其誤,當屬宋詩。

又如趙本卷九(第73題)錄盧攜常《題司空圖壁》:“姓氏司空貴,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歎屯奇。”按:《唐詩紀事》卷六十八、《唐音癸籤》卷十七、《全唐詩》卷六百六十七、霍本均錄爲盧攜作。盧攜,《舊唐書》卷一七八、《新唐書》卷一八四有傳。盧攜常,則不知何許人也。“常”字當爲衍文。

二、嘉靖本之文獻闕誤

時至今日,趙本有校點本,嘉靖本則只有二十世紀中葉之影印本。但學界在利用《萬首唐人絕句》時,不能忽視嘉靖本之價值,亦不可全信趙本之記載。霍松林便認爲對於趙本所刪洪氏原書“謬且複者”中,複者,自應刪去,謬者,“謬在何處,則宜考究”。¹⁶按:霍先生所言良是。本章即是在考察趙本所刪“謬且複者”篇目的基礎上,以嘉靖本爲底本,以五絕爲中心,對洪氏原本所收篇目的錯訛情況加以探討。

筆者淺見,嘉靖本五絕主要存在時代誤斷、作者誤植、體例誤判和詩作重見四個方面的訛誤。時代誤斷,即洪邁誤將先唐詩與宋詩編入《萬首唐人絕

¹⁵ 唐張祜撰,尹佔華校注:《張祜詩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頁556。

¹⁶ 《萬首唐人絕句校注集評·前言》,載《萬首唐人絕句校注集評》,上冊,頁8。

句》中。這種情況，前人論述已較為充分。比如，嘉靖本卷十七錄陸龜蒙《大子夜歌二首》、《子夜警歌二首》、《子夜戀歌三首》。此三組七首詩，趙本未收，在宋人郭茂倩所編《樂府詩集》卷四十五中，位列陸龜蒙《子夜四時歌四首》之後，未署名。當為六朝詩，洪邁誤作陸詩而編入。¹⁷又如，嘉靖本卷二十四錄趙自然《夢陰真君》。趙本卷十（第 108 題）均錄有此詩，此趙自然當為宋人，洪邁誤作唐人而編入。¹⁸再者，嘉靖本卷二十五錄何仲言《春雪》、《送褚都曹》、《送馬舍人五城》、《苑中見美人》、《邊城思》、《送司馬長沙》、《為人妾怨》（二首）、《相送》（“客心已百念”）、《閨怨》（二首）、《苑中》、《離夜聽琴》、《相送》（“高軒雖暫駐”）。趙本卷九（第 246 至 257 題）全錄，霍本辨其誤。《直齋書錄解題》已稱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尤不深考者，梁何仲言也”。¹⁹南朝梁詩人何遜，字仲言。洪邁誤何仲言為唐人而編入。在本章中，筆者將著重從作者誤植、體例誤判與詩作重見三個方面探討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原本五絕的文獻闕誤。

（一）作者誤植

作者誤植，即洪邁在《萬首唐人絕句》中誤署絕句作者。

1.1 卷二柳宗元《答》：“年方伯玉早，恨比四愁多。會待休車騎，相隨出尉羅。”按：趙本卷六（第 147 題）錄為劉禹錫《答柳子厚》。《新刊增廣百家詳補注唐柳先生文》卷四十二、《全唐詩》卷三百六十四亦錄為劉禹錫作。《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元刊本《增廣注釋音辯柳先生集》卷四十二於詩題後注曰：“此夢得答《三贈詩》。”嘉靖本錄此詩於柳宗元《三贈劉員外》後，當為劉氏答柳氏贈詩之作，洪邁未仔細甄別，誤作柳詩。

1.2 卷五錢起《江行無題》一百首。按：趙本卷四（第 1 題）錄此百首詩，霍本據胡震亨考證及《舟中錄序》認為是錢起孫錢珣所作。《唐音癸籤》卷三十二云：“錢珣，起之曾孫也。起釋褐校書，終尚書考功郎。珣官歷中書舍人，掌

17 陳尚君：《〈全唐詩〉誤收詩考》，載氏著：《唐代文學叢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8。

18 詳見《唐代文學叢考》，頁 54。

19 《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頁 450。

綸誥，後坐累貶撫州司馬。其《江行絕句》百首，正赴撫時途中所作也。……其官，其謫地，其經途，其時日，無勿與珣合者，起無是也。後人重起名，借篇貽闕，爲到公贈美耳。”《文苑英華》卷七百七《舟中錄序》云：“乙卯歲冬十一月，余以尚書郎得掌誥命，庚申歲夏六月以舍人獲譴，佐撫州，馳暑道病。秋八月自襄陽浮而下，舟行無役，因解束書視所爲辭稿，剪剪冗碎，可存者得五百四十篇。丞相表奏百篇，區別編聯爲二十卷……所編聯不敢以集稱，理諸舟中，遂曰《舟中錄》，是年九月錢珣自序於沔陽之南。”²⁰傅璇琮、吳企明均定爲錢珣作。²¹洪邁誤錢珣爲錢起。

1.3 卷六錢起《赴章陵酬李卿贈別》：“一官叨下秩，九棘謝知音。芳草文園路，春愁滿別心。”按：趙本卷四(第2題)錄此詩。明銅活字本《錢考功集》卷十、《全唐詩》卷二百三十九均錄爲錢起作。《錢考功集》中有三首詩作與“章陵”相關，一首見於此，另兩首爲卷三之《罷章陵令山居過中峰道者二首》。岑仲勉認爲“此非文宗之章陵，殆指章懷太子陵。”²²吳企明則持相反意見，認爲此乃文宗李昂之園陵，而非章懷太子陵。理由有三：一，章懷太子死後陪葬於乾陵，並無單獨園陵；二，園陵從未以君王或太子廟號、諡號命名過；三，陪葬諸陵的官員稱爲留守，與園陵令有別。他引用《唐會要》卷二十一“陪陵諸陵”條所言，證實文宗章陵既立，錢起已歿。又據《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六，認爲任章臺令者當爲錢珣。²³洪邁誤錢珣爲錢起。

1.4 卷八王績《辛答》：“托根雖異所，飄葉早相依。因風若有便，更共入雲飛。”按：趙本卷一(第48題)錄作辛學士《答王績》。《唐詩紀事》卷四“王績”條謂：“《建德破後入長安詠秋蓬示辛學士》云：遇坎聊知止，逢風忽未歸。孤根何處斷，輕葉強能飛。辛答云：托根雖異所，飄葉早相依。因風若有便，更

20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卷七百七，第五冊，頁3648。

21 傅璇琮：《錢起考》，載氏著：《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445—468；吳企明：《錢起、錢珣詩考辨》，載氏著：《唐音質疑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39—59。

22 岑仲勉：《讀全唐詩劄記》，載氏著：《唐人行第錄(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頁224。

23 《錢起、錢珣詩考辨》，載《唐音質疑錄》，頁43—44。

共入雲飛。(原注：不知辛氏之名，今錄於此。)”²⁴言此詩為辛氏答王績之作。《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明鈔本《東臯子集·附》錄為辛《答王無功入長安詠秋蓬》，《全唐詩》卷七百八十三錄為辛學士《答王無功入長安詠秋蓬見示》。此詩當為辛氏所作，用以答王績贈詩，洪邁誤作王績詩。

1.5 卷九戴叔倫《夏夜江樓會別》：“不作十日別，煩君此相留。兩餘江上月，好醉竹間樓。”《江館會別》：“離亭一會宿，能有幾人同。莫以回車泣，前途不盡窮。”按：趙本卷四（第83、85題）錄此二詩。《全唐詩》卷二百七十四亦錄為戴詩。明銅活字本《戴叔倫集》未收。蔣寅細查二詩內容，結合戴氏行迹，疑為崔載華作，“經傳抄訛為戴詩，洪邁之書貪多務博，疏於考訂，崔詩或即誤於洪氏之手亦難說。”²⁵王啓興從蔣說。²⁶疑洪邁誤戴叔倫為崔載華。

1.6 卷九呂溫《酬從侄借詩本》：“眼暗沒工夫，慵來剪客須。自看花樣古，稱得少年無。”按：趙本未收。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王司馬集》卷七、《全唐詩》卷三百一錄為王建作。《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宋鈔本《呂和叔文集》不載。此詩當為王建作，洪邁誤作呂溫詩。

1.7 卷十一李端《秋日》：“反照入閭巷，愁來與誰語？古道無人行，秋風動禾黍。”按：趙本卷四（第64題）錄為耿漳作。《極玄集》卷上、《才調集》卷一、《唐百家詩選》卷九、《唐文粹》卷十八、《全唐詩》卷二百六十九均錄為耿漳作。《唐詩紀事》卷三十錄為耿偉作。《文苑英華》卷一百五十一錄為王昌齡作，注曰：“《文粹》作耿漳。”佟培基疑《文苑英華》誤，又據“南宋陳思本、明活字本耿集不載”，考出當非耿作。²⁷然明銅活字本《耿漳集》卷下錄此詩，²⁸不知佟氏此語何故。王啓興認為“應為耿漳詩”。²⁹又，明銅活字本《李端集》不載。洪邁誤耿漳為李端。

24 宋計有功撰，王仲鏞校箋：《唐詩紀事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一冊，頁133—134。

25 蔣寅：《戴叔倫作品考述》，載氏著：《大曆詩人研究》下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512—513。

26 王啓興編：《校編全唐詩》（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上冊，頁1246。

27 詳見《全唐詩重出誤收考》，頁215。

28 唐耿漳：《耿漳集》卷下，《唐五十家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389。

29 《校編全唐詩》，上冊，頁1266。

1.8 卷十一陳陶《續古》：“曾夢諸侯笑，康囚議脫枷。千根池裏藕，一朵火中花。”按：趙本卷七(第172題)錄為賈島《上樂使君救康成公》。《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翻宋本《賈浪仙長江集》卷九、《全唐詩》卷五百七十三亦錄為賈島作。《全唐詩》卷七百四十六錄為陳陶《續古》二十九首其二十九。胡震亨《唐音統籤》卷七百七十一陳陶《續古詩二十八首》詩後云：“《閩南唐雅》又載一首云‘曾夢諸侯笑……一朵火中花’，似為偽作，附記。”李嘉言疑此詩誤入陳陶集。³⁰ 佟培基亦證明趙本：“載作賈島，為確。”³¹ 洪邁誤賈島為陳陶。

1.9 卷十四楊巨源《銜魚翠鳥》：“有意蓮葉間，瞥然下高樹。擘破得全魚，一點翠光去。”按：趙本卷四(第4題)錄為錢起作。明銅活字本《錢考功集》卷十、《全唐詩》卷二百三十九亦錄為錢起作。《全唐詩》卷三百三十三疑據洪邁《萬首唐人絕句》，錄為楊巨源作。王定璋認為此詩乃錢起《藍田溪雜詠二十二首》之十七，組詩除吟詠藍田溪之板橋、石井、竹間路、砌下泉外，尚有晚鷺、風鷗、田鶴等，與銜魚翠鳥構成溪上景物，混入楊巨源集中。³² 王啓興亦認為“當為錢起詩”。³³ 洪邁誤錢起為楊巨源。

1.10 卷十五王之渙《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徹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按：趙本卷二(第140題)錄為朱斌《登樓》。《國秀集》卷下錄為朱斌作。范成大《吳郡志》卷二十二、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五均錄為朱佐日作。《文苑英華》卷三百一十二、《唐詩紀事》卷二十六均錄為王之渙作。《全唐詩》卷二百三錄為朱斌《登樓》，題後注曰：“一作王之渙詩”；卷二百五十三錄為王之渙作，題後注曰：“一作朱斌詩。”《溫公續詩話》錄為王之渙作。彭乘《墨客揮犀》卷二、《夢溪筆談》卷十五錄為王文奐作。學界對此詩的歸屬眾說紛紜：一些學者認為此詩當繫於王之渙名下，如王迹根據王之渙之詩名、生平，認為此詩當屬王作；³⁴ 張軍認為《國秀集》在成書百年後方才刊刻，其中舛誤在所難

30 唐賈島撰，李嘉言新校：《長江集新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101。

31 《全唐詩重出誤收考》，頁447—448。

32 王定璋：《〈錢考功集〉考辨》，載《社會科學研究》，1987年第1期，頁90—95。

33 《校編全唐詩》，上冊，頁1540。

34 王迹：《〈登鸛雀樓〉和它的作者》，載《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81年第4期，頁16—19。

免，所載不足為信。³⁵ 另一些學者則將此詩繫於朱斌名下，如林貞愛認為《文苑英華》據《夢溪筆談》所載，未詳加考察，主觀臆斷“王文奐”為“王之渙”；³⁶ 陳尚君根據現存史料判斷為朱作；³⁷ 周生春認為唐李翰《河中鸛雀樓集序》只言暢當，未提及同時期的王之渙，令人生疑，鸛雀樓在五代後恐已廢圮，《溫公續詩話》、《墨客揮犀》及《夢溪筆談》所載可能本於錯訛數以千計的《文苑英華》，並根據古人名與字含義相互聯繫的特殊關係，推測朱佐日即朱斌，為本詩作者；³⁸ 佟培基定為朱斌詩，考證較為翔實可信。³⁹ 筆者亦傾向於認為此詩當屬朱斌。

1.11 卷十五姚合《白鼻騮》：“為底胡姬酒，長來白鼻騮。摘蓮拋水上，郎意在浮花。”按：趙本卷五（第 78 題）錄為張祜作。《樂府詩集》卷二十五、《全唐詩》卷十八及卷五百十一均錄為張祜作。《全唐詩》卷五百二錄為姚合作。佟培基、劉衍從文獻角度考慮，斷為張作。⁴⁰ 王啓興結合詩風定為張作。⁴¹ 劉衍、王啓興均言此詩見載於宋蜀刻本《張承吉文集》，然細檢該書，其中並無該作，⁴² 不知何故。此詩當為張祜作，洪邁誤作姚合詩。

1.12 卷十六辛洪智《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弦吹絕無聲。思君如百草，撩亂逐春生。”按：趙本卷一（第 177 題）錄為李康成作。《樂府詩集》卷六十九錄為辛弘智作。《玉臺後集》、《吟窗雜錄》卷三十四下、《後村集》卷一百七十七、《文獻通考》卷二百四十八、《全唐詩》卷二十五及卷二百三亦錄為李康成作。此詩為李康成作，當無誤矣，洪邁誤作辛洪智詩。

1.13 卷十六李頻《渡漢江》：“嶺外音書絕，經年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按：趙本卷一（第 135 題）錄為宋之問作。《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明

35 張軍：《〈登鸛雀樓〉作者考略》，載《江西社會科學》，1987 年第 5 期，頁 136—138。

36 林貞愛：《〈登鸛雀樓〉非王之渙詩》，載《社會科學戰線》，1982 年第 4 期，頁 284—285。

37 陳尚君：《〈全唐詩〉補遺六種劄記》，載《中國古典文學叢考》，1987 年第 2 輯，頁 74—75。

38 周生春：《王之渙作〈登鸛雀樓〉詩辨正》，載《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1993 年第 1 期，頁 114—116。

39 《全唐詩重出誤收考》，頁 157—158。

40 同上，頁 366。

唐姚合撰，劉衍校考：《姚合詩集校考》（長沙：岳麓書社，1997 年），頁 160。

41 《校編全唐詩》，中冊，頁 2419。

42 唐張祜：《張承吉文集》，《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鈔本《梨嶽詩集》、《全唐詩》卷五百八十九均錄為李頻作。《詩式》卷四、《文苑英華》卷一百六十二、《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明刊本《宋之問集》卷下、《全唐詩》卷五十三均錄為宋之問作。陶敏認為“李頻無貶嶺外之經歷”，《詩式》已錄為宋之問詩，李頻為晚唐人，此詩確為宋作。⁴³ 傅增湘《明萬曆本梨嶽集跋》云：“此集既經陳氏詳校，固宜精審足傳，然粗批一過，見《渡漢江》詩，‘嶺外音書絕’一首，乃宋之問詩村塾兒童皆能頌習，何至羈入！”⁴⁴ 譚優學認為《渡漢江》符合宋之問神龍二年行迹，“必非李詩，確係宋詩”。⁴⁵ 佟培基言“羈入李頻集者始自洪邁《絕句》”。⁴⁶ 此詩當為宋之問作，洪邁誤作李頻詩。

1.14 卷十七李康代《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梁塵靜不飛。思君如滿月，夜夜減容暉。”按：趙本卷一(第178題)錄為辛弘智作。《樂府詩集》卷六十九錄為李康代作。《玉臺後集》、《吟窗雜錄》卷三十四下、《全唐詩》卷二十五均錄為辛弘智作。《全唐詩》卷七百七十三重錄為辛詩，題下小注云：“《樂府詩集》作李康成詩。按：康成撰《玉臺後集》，以此首為弘智作，康成別有一作。”佟培基定為張九齡作，似欠妥。《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五錄張九齡《賦得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⁴⁷ 張詩嘉靖本卷八亦錄入。《唐音統籤》卷八百二十四辛弘智《自君之出矣》題後注曰：“張曲江此題詩下二句正與之同，為不可曉。”兩詩第二句文字、內容迥異，不當混為一首。上文1.12嘉靖本卷十六《自君之出矣》應為李氏所作，即《全唐詩》小注所云“康成別有一作”。洪邁誤辛弘智為李康代。

1.15 卷十九盧僎《途中》：“抱玉三朝楚，懷書十上秦。年年洛陽陌，花鳥弄歸人。”按：趙本卷二(第95題)錄為郭向《途中口號》。《國秀集》卷上、《文苑

43 唐沈佺期、宋之問撰，陶敏、易淑瓊校注：《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下冊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441。

44 傅增湘：《明萬曆本梨嶽集跋》，載氏著：《藏園群書題記》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629。

45 譚優學：《宋之問行年考》，載氏著：《唐詩人行年考續編》(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頁16。

46 《全唐詩重出誤收考》，頁38。

47 唐張九齡：《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五，《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成化刊本(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

英華》卷二百九十二均錄爲郭向作。《全唐詩》卷二百三亦錄爲郭向作，題後注曰：“一作盧僎詩。”卷九十九錄爲盧僎《途中口號》，題後注曰：“一作郭向詩。”佟培基：“疑誤自洪邁。”⁴⁸王啓興言“應爲郭向詩。”⁴⁹筆者以爲，《國秀集》和《文苑英華》成書早於《萬首唐人絕句》，其記載當可信。洪邁誤郭向爲盧僎。

1.16 卷十九張喬《對月》：“盈缺青冥外，東風萬古吹。何人種丹桂，不長出輪枝。”卷二十五張喬《對月》：“圓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裏外，不有雨兼風。”按：趙本卷一（第103題）錄爲李嶠《中秋月二首》。《文苑英華》卷一百五十一、《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全唐詩》卷六百三十九均錄爲張喬《對月二首》。明銅活字本《李嶠集》卷下、《唐音統籤》卷五十、《全唐詩》卷六十一均錄爲李嶠作。萬曼云：“《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李嶠集》三卷，係明活字本，丁丙（松生）曰：‘舊集五十卷，此則後人摭拾而成，前賦後詩，與嘉靖間徐獻忠所刊《唐詩百家》，次第一式，當從宋本出也。’”⁵⁰。王啓興據此及“《唐詩紀》卷二八《李嶠集》中錄載，明銅活字本《李嶠集》、《唐二十六家》本《李嶠集》、《唐詩百家》本《李嶠集》也都收錄”，認爲“可信爲李嶠之作，後人誤入張喬集中。”⁵¹疑二詩當爲李嶠作，洪邁誤作張喬詩。

1.17 卷十九儲嗣宗《滄浪峽》：“滄浪臨古道，道上石成塵。自有滄浪峽，誰爲無事人？”按：趙本卷三（第67題）錄爲儲光羲作。明銅活字本《儲光羲集》卷四、《全唐詩》卷一百三十九均錄爲儲光羲作，《全唐詩》卷五百九十四錄爲儲嗣宗作。疑此詩爲儲光羲作，洪邁誤儲光羲爲儲嗣宗。

1.18 卷十九陸開《寄早梅》：“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按：趙本未收。黃習遠《重刻〈萬首唐人絕句〉跋》稱：“‘折梅逢驛使’以宋陸凱爲陸開。”⁵²《吟窗雜錄》卷四十六“寄贈”類首列此詩，稱：“陸凱與

48 《全唐詩重出誤收考》，頁66。

49 《校編全唐詩》，上冊，頁770。

50 萬曼：《唐集叙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31。

51 王啓興：《初唐三詩人重出詩篇考辨》，載《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1997年第1期，頁79—80。

52 《重刻〈萬首唐人絕句〉跋》，載《萬首唐人絕句》，上冊，頁9。

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贈詩曰(注：詩略)。”⁵³《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瀛奎律髓》卷二十均有類似記載。則此陸開當為陸凱，所處時代為南朝劉宋，洪邁誤收此詩。

1.19 卷十九李牧《幽情》：“幽人惜春暮，潭上折芳草。佳期何時還，欲寄千里道。”按：趙本卷三(第102題)錄為李收作。《國秀集》卷中錄為李收作。《全唐詩》卷二百三錄為李收作，名後注曰：“一作牧。”李牧為戰國時期燕國大將，《全唐詩》中並無李牧詩。李收，《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收，給事中。”⁵⁴《全唐詩》卷二百三小傳云：“右武衛(原注：一作‘左威衛’)錄事。”王啓興認為“樓穎有詩題為《東郊納涼憶左威衛李錄事收昆季……》，當以作‘收’、作‘左威衛’為是。”⁵⁵牧、收二字形近，且洪邁曾於《容齋隨筆》卷十“臨敵易將”條下提及李牧，⁵⁶疑其誤李牧為李收。

1.20 卷二十王維《過友人莊》：“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按：趙本未收。黃習遠《重刻〈萬首唐人絕句〉跋》稱：“‘故人具雞黍’，則借浩然之律。”⁵⁷《竹莊詩話》卷十五錄為耿漳五律《過故人莊》。《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刊本《孟浩然集》卷四錄孟浩然《過故人莊》：“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唐百家詩選》卷一、《瀛奎律髓》卷二十三、《全唐詩》卷一百六十亦錄為孟浩然五律《過故人莊》。《王右丞集箋注》卷十五錄此詩，題後注曰：“此本孟浩然八言律詩。今《萬首唐人絕句》減去後四句，作一絕，作王維，不知何據。顧元緯《外編》亦錄此首。”⁵⁸此詩當為孟浩然五律，洪邁誤作王維詩。

1.21 卷二十蓋嘉運《伊川歌五首》其二：“千里東歸客，無心憶舊遊。掛帆遊白水，高枕到青州。”按：趙本未收。《樂府詩集》卷七十九錄為《伊州歌》第

53 宋陳應行編，王秀梅整理：《吟窗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217。

54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七十二上，頁2588。

55 《校編全唐詩》，上冊，頁771。

56 宋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卷十，頁135。

57 《重刻〈萬首唐人絕句〉跋》，載《萬首唐人絕句》，上冊，頁9。

58 唐王維撰，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276。

四，未署名。《全唐詩》卷二十七未署名，題後注曰：“伊州，商調曲，西涼節度蓋嘉運所進。”《全唐詩》卷五百四十八錄為薛逢《涼州詞》其一。《全唐詩》卷二百四十四錄韓翃《送張儋水路歸北海》：“千里東歸客，孤心憶舊遊。片帆依白水，高枕臥青州。柏寢寒蕪變，梧臺宿雨收。知君心興遠，每上海邊樓。”王啓興言：“作薛逢詩誤。”⁵⁹ 佟培基根據蓋嘉運行迹，無法判定《伊州》是否為其所進。⁶⁰ 此詩顯然裁自韓翃五律前四句，當為韓詩，洪邁誤作蓋嘉運詩。

1.22 卷二十蓋嘉運《陸州歌七首》其一：“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浦問樵夫。”按：趙本未收。《唐詩紀事》卷十六載前二句作王維詩。《樂府詩集》卷七十九、《全唐詩》卷二十七錄為五絕，《陸州歌》第一，未署名。宋蜀刻本《王摩詰文集》卷六錄王維《終南山行》：“太一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雲回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⁶¹《文苑英華》卷一百五十九、《全唐詩》卷一百二十六亦錄為王維五律詩。此五絕當截自王維五律詩，洪邁誤作蓋嘉運詩。

1.23 卷二十蓋嘉運《陸州歌七首》其三：“香氣傳空滿，妝花映薄紅。歌聲天仗外，舞態御樓中。”按：趙本未收。《樂府詩集》卷七十九、《全唐詩》卷二十七均錄為五絕，《陸州歌》第三，未署名。《樂府詩集》卷九十錄為五絕，《扶南曲五首》其三，未署名。《王摩詰文集》卷一錄王維《扶南曲歌詞五首》其三：“香氣傳空滿，妝華影箔通。歌聞天仗外，舞出御樓中。日暮歸何處？花間長樂宮。”⁶²《全唐詩》卷一百二十五錄為王維六句律詩。此五絕當截自王維六句律詩，洪邁誤作蓋嘉運詩。

1.24 卷二十蓋嘉運《陸州歌七首》其七：“曉月當窗滿，征人出塞迢。畫樓終日閉，清管為誰調。”按：趙本未收。《樂府詩集》卷七十九、《全唐詩》卷二十七均錄為《排遍》第四，未署名。《李義山詩集》卷三錄李商隱《清夜怨》：“含淚坐春宵，聞君欲度遼。綠池荷葉嫩，紅砌杏花嬌。曙月當窗滿，征雲出塞遙。

59 《校編全唐詩》，中冊，頁 2953。

60 《全唐詩重出誤收考》，頁 187。

61 唐王維：《王摩詰文集》第二冊，《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頁 192。

62 《王摩詰文集》，第一冊，頁 38。

畫樓終日閉，清管爲誰調？”⁶³《全唐詩》卷五百四十一錄爲李商隱五律詩。此四句詩當截自李商隱詩，洪邁誤作蓋嘉運詩。

1.25 卷二十一崔署《對雨送人》：“別愁復兼雨，別淚還如霰。寄心海上雲，千里長相見。”按：趙本卷三(第107題)錄爲崔曙《對雨送鄭陵》，霍本卷三(第107題)錄爲崔曙《對雨送鄭陔》。《國秀集》卷下、《全唐詩》卷一百五十五均錄爲崔曙《對雨送鄭陵》。嘉靖本錄崔署詩二首，另一首爲七言卷五十五《嵩山尋馮煉師不遇》。崔曙，《全唐詩》卷一百五十五小傳云：“宋州人，開元二十六年登進士第，以試《明堂火珠詩》得名，詩一卷。”崔署，除《萬首唐人絕句》外，只誤載於《唐詩紀事》卷二十五，《唐詩紀事》卷二十亦有“崔曙”條。洪邁因形近而誤爲崔署。

1.26 卷二十二張佐《游兜玄國》：“風軟景和煦，異香馥林塘。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按：趙本卷十(第112題)錄爲革囊老人作。《全唐詩》卷八百六十錄爲申歡(原注：一作宗)作。《太平廣記》卷八十三“張佐”條下錄此詩，細觀全文，此詩當爲革囊老人，即申宗(觀)所作。⁶⁴洪邁誤革囊老人爲張佐。

1.27 卷二十四李白《夜宿山寺》：“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怕驚天上人。”按：趙本卷八(第127題)錄爲楊億作。《夜宿山寺》，一題作《登樓》，亦作《危樓》，《古今詩話》、《竹坡詩話》、《詩話總龜》、《詩林廣記前集》卷三、卷二亦錄爲楊億作，《侯鯖錄》卷二、《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卷六均錄爲王禹偁作。《詩林廣記》前集卷三錄李白《榜峰頂寺》：“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⁶⁵與此詩文意相近。《榜峰頂寺》，一題作《題峰頂寺》，亦作《夜宿烏牙寺》，《西清詩話》卷中、《侯鯖錄》卷二、《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八、《輿地紀勝》卷四十七錄爲李白作。安旗認爲：“‘危樓高百尺’云云，意境渾然，非《題峰頂寺》所及。題爲李白，蓋

63 唐李商隱《李義山詩集》卷三，《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嘉靖刊本(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

64 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卷八十三，頁534。

65 宋蔡正孫撰，常振國、降雲點校：《詩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前集卷三，頁46—47。

後人僞託也。”⁶⁶詹鏜認為《題峰頂寺》作者“或謂李白，或謂王元之、楊大年”。⁶⁷錢鍾書歸此詩於楊億名下，但認為此詩署名之爭應暫存疑，⁶⁸《全宋詩》卷一百二十二錄為楊億作，又引《西清詩話》、《竹坡詩話》，認為《題峰頂寺》為李白作。⁶⁹亦可參子冉、吳宗海、李德書等人論文。⁷⁰筆者以為此詩或為楊作，或為王作，當非李作，疑洪邁混淆二詩，誤將宋詩編入唐集。

1.28 卷二十五李嗣宗《覽鏡》：“歲去紅顏盡，愁來白髮新。今朝開鏡匣，疑是別逢人。”按：趙本卷一（第110題）錄為李崇嗣作。《唐詩紀事》卷六錄為李崇嗣作。《全唐詩》卷一百錄為李崇嗣作，注曰：“一作李嗣宗。”佟培基言洪氏“誤將名字倒置”。⁷¹李崇嗣，《全唐詩》卷一百小傳云：“則天時，奉宸府主簿。聖曆中，曾奉敕預東觀修書，見沈佺期《黃口贊序詩》三首。”《唐詩紀事》卷六有李崇嗣條。《文苑英華》、《唐詩紀事》、《全唐詩》等均未提及李嗣宗。洪邁因形近而誤為李嗣宗。

（二）體例誤判

體例誤判，即洪邁誤將本是長律、五律等非絕句的律詩作為絕句，從而誤編入《萬首唐人絕句》中。

2.1 長律誤作五絕

2.1.1 卷十曹鄴《讀李斯傳》：“欺暗常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按：趙本未收。《唐文粹》卷十八、《唐詩紀事》卷六十載此四句。《全唐詩》卷五百九十三錄曹鄴《讀李斯傳》：“一車致三轂，本圖行地速。不知

66 唐李白撰，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下冊，頁1757。

67 唐李白撰，詹鏜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八冊《集外詩文》（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頁4457。

68 錢鍾書：《宋詩紀事補正》（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遼海出版社，2003年），卷六，頁412。

69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卷一百二十二，第三冊，頁1416。

70 子冉：《〈夜宿山寺〉詩作者考辨——與王力先生商榷》，載《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1983年第2期，頁76—77；吳宗海：《〈題峰頂寺〉作者小考》，載《江蘇大學學報》（社科版），2002年第3期，頁140；李德書：《李白〈上樓詩〉與〈題峰頂寺〉、〈夜宿山寺〉考辨》，載《西南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年第1期，頁73—75。

71 《全唐詩重出誤收考》，頁66。

駕馭難，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雲陽草空綠。”影印文淵閣《四部全書》本《曹祠部集》卷二亦錄爲十句長律。

2.1.2 卷二十張說《端午侍宴》：“甘露垂天酒，芝盤捧御書。含丹希蠃蜒，灰骨慕蟾蜍。”按：趙本未收。《唐語林》卷二載此四句。《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嘉靖刊本《張燕公集》卷二錄張說《端午三殿侍宴應制》：“小暑夏弦應，微陰商管初。碩齊長命縷，來續大恩餘。三殿褰珠箔，群官上玉墀。助陽嘗委蕘，順節進龜魚。甘露垂天酒，芝花捧御書。合丹同蠃蜒，灰骨共蟾蜍。今日傷蛇意，銜珠遂闕如。”⁷²《文苑英華》卷一百六十八、《全唐詩》卷八十八亦錄爲十四句長律。

2.1.3 卷二十《樂府詞二十二首》之《浣紗女二首》其二：“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樓開萬戶上，人向百花中。”按：趙本未收。《樂府詩集》卷八十、《全唐詩》卷二十七錄爲《浣紗女二首》其二，未署名。《王摩詰文集》卷四錄王維《奉和聖制上巳於望春亭觀禊飲應制》：“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樓開萬戶上，輦過百花中。畫鷁移仙妓，余昭列上公。清歌邀落日，妙舞向春風。渭水明秦甸，黃山入漢宮。君王來祓禊，灞滻亦朝宗。”⁷³《文苑英華》卷一百七十二、《歲時雜詠》卷十七、《全唐詩》卷一百二十七亦錄爲王維十二句長律。此五絕當截自王維十二句長律，洪邁誤編入《樂府詞》。

2.1.4 卷二十四祖詠《歸汝墳莊》：“漚麻入南澗，刈楚向東菑。對酒雞黍熟，閉門風雪來。”按：趙本未收。《詩式》卷四載此四句。《文苑英華》卷二百八十六錄祖詠《歸汝墳山莊留別盧象》：“淹留歲將晏，久廢南山期。舊業不見棄，還山從此辭。漚麻入南澗，刈楚向東菑。對酒雞黍熟，閉門風雪時。非君一延首，誰慰遙相思。”《全唐詩》卷一百三十一亦錄爲十句長律。

2.1.5 卷二十四宋之問《早發韶州》：“綠樹秦京道，青雲洛水橋。故園長在目，魂去不須招。”按：趙本未收。《詩式》卷二載此四句。《文苑英華》卷二百

72 唐張說：《張燕公集》卷二《張說之文集》，《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嘉靖刊本（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

73 《王摩詰文集》，第一冊，第136頁。

九十錄宋之問《早發韶州》：“炎徼行應盡，回瞻鄉路遙。珠崖天外郡，銅柱海南標。日夜晴明少，冬春霧雨饒。身經火山熱，顏入瘴江銷。觸影含沙怒，逢人毒草搖。露濃看莽濕，風颺覺船飄。直禦魑將魅，寧論鷓與鴉。虞翻思報國，許靖願歸朝。綠樹秦京道，青雲洛水橋。故園常在目，魂去不須招。”《宋之問集》卷下、《全唐詩》卷五十三亦錄為二十句長律。

2.2 六句律詩誤作五絕

2.2.1 卷六錢起《送楊著作歸東海》：“楊柳出關色，東行千里期。酒酣暫輕別，路遠始相思。”按：趙本未收。《文苑英華》卷二百七十一錄錢起《送楊著作往東海》：“楊柳出關色，東君千里期。酒酣暫輕別，路遠始相思。欲識離心盡，斜陽到海時”。《全唐詩》卷二百三十九亦錄為六句律詩，詩後注曰：“一本無末二句。”另，吳企明考為錢珣詩，⁷⁴佟培基則認為“不能斷定為珣作”。⁷⁵

2.2.2 卷二十蓋嘉運《陸州歌七首》其三，參上文 1.23。

2.3 五律誤作五絕

2.3.1 卷七宋之問《途中寒食》：“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按：趙本未收。《藝文類聚》卷四、《初學記》卷四、《太平御覽》卷三十載此四句。《文苑英華》卷二百九十七錄宋之問《初到黃梅臨江驛》：“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北極懷明主，南溟作逐臣。故鄉腸斷處，日夜柳條新。”《宋之問集》卷下、《全唐詩》卷五十二亦錄為五律。

2.3.2 卷十九儲嗣宗《登蕪城》“昔人登此地，丘隴已前悲。今日又非昔，春風能幾時！”按：趙本卷九（第 115 題）錄此詩。《全唐詩》卷五百九十四錄儲嗣宗《蕪城》：“昔人登此地，丘隴已前悲。今日又非昔，春風能幾時！風吹城上樹，草沒城邊路。城裏月明時，精靈自來去。”詩後注曰：“洪邁取後四句為絕句。”《全唐詩》卷五百九十四重收，錄為五絕。

74 《錢起、錢珣詩考辨》，載《唐音質疑錄》，頁 47—48。

75 《全唐詩重出誤收考》，頁 178。

2.3.3 卷二十王維《過友人莊》，參上文 1.20。

2.3.4 卷二十蓋嘉運《伊川歌五首》其二，參上文 1.21。

2.3.5 卷二十蓋嘉運《陸州歌七首》其一，參上文 1.22。

2.3.6 卷二十蓋嘉運《水調歌二首》其二“閨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絕，終日望君門。”按：趙本、霍本未收。《樂府詩集》卷七十九、《全唐詩》卷二十七錄為《入破》第六，未署名。《樂府詩集》卷八十錄《簇拍相府蓮》：“莫以今時寵，寧無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閨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絕，終日望應門。”⁷⁶《全唐詩》卷二十七亦錄為五律。

2.3.7 卷二十四祖詠《宿李明府客堂》：“旅宿倦愁臥，空堂聞曉更。風簾搖燭影，秋雨帶蟲聲。”

按：趙本未收。《詩式》卷四載此四句。《河岳英靈集》卷下錄祖詠《宿陳留李少府廳作》：“相知有叔卿，訟簡夜彌清。旅泊倦愁臥，空堂聞曙更。風簾搖燭影，秋雨帶蟲聲。歸思那堪說，悠悠恨洛城。”⁷⁷《文苑英華》卷二百一十七、《全唐詩》卷一百三十一亦錄為五律。

2.3.8 卷二十四祖詠《長樂驛別盧象》：“朝來已握手，宿別更傷心。灞水行人絕，商山驛路深。”按：趙本未收。《詩式》卷四載此四句。《極玄集》卷上錄祖詠《留別盧象》：“朝來已握手，宿別更傷心。灞水行人渡，商山驛路深。故情君且足，謫宦我難任。直道皆如此，誰能淚滿襟。”⁷⁸《文苑英華》卷二百八十六、《唐詩紀事》卷二十、《全唐詩》卷一百三十一亦錄為五律。

2.3.9 卷二十四王維《題輞川圖》：“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不能捨餘習，偶被時人知。”按：趙本卷二(第90題)收，霍本稱此詩為截句而成。《唐詩紀事》卷十六載此四句。宋蜀刻本《王摩詰文集》卷十錄王維《偶然作六首》其六：“老來懶賦詩，唯有老相隨。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不能捨餘

76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卷八十。

77 唐殷璠：《河岳英靈集》卷下，載傅璇琮主編：《唐人選唐詩新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198—199。

78 唐姚合：《極玄集》卷上，載《唐人選唐詩新編》，頁538。

習，偶被世人知。名字本皆是，此知還不知。”⁷⁹《全唐詩》卷一百二十五亦錄爲五律，詩後注曰：“《唐人萬首絕句》取中四句爲絕句，題曰：‘《題輞川圖》。’”

2.3.10 卷二十四宋之問《別杜審言》：“臥病人事絕，嗟君萬里行。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按：趙本未收。《詩式》卷四載此四句。《文苑英華》卷二百六十七錄宋之問《送杜審言》：“臥病人事絕，聞君萬里行。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別路追孫楚，維舟吊屈平。可惜龍泉劍，流落在豐城。”《宋之問集》卷下、《全唐詩》卷五十二亦錄爲五律。

(三) 詩作重見

詩作重見，即洪氏此書中有些詩作前後重出。筆者細閱嘉靖本，發現洪邁編書有詩作重見之情況，五言詩部分目前發現五例，暫列於下：

3.1 嘉靖本卷二十一錄王建《秋燈》：“向壁暖悠悠，對幃寒寂寂。斜照碧山圓，松間一片石。”卷二十五重錄王建《秋燈》“向壁對孤燈，秋幃寒寂寂。斜照碧山圖，松間一片石。”按：二詩基本相同。相異處有：卷二十一“暖悠悠”，卷二十五作“對孤燈”；卷二十一“對”，卷二十五作“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王司馬集》卷七、《全唐詩》卷三百一錄此詩。趙本卷七（第165題）錄此詩，同嘉靖本卷二十一。洪邁重錄。

3.2 嘉靖本卷七錄宋之問《嵩山夜還》：“家住嵩山下，好采舊山薇。自省游泉石，何曾不夜歸。”卷十六錄李頻《嵩山夜還》：“家住東皋下，好采舊山薇。自省游泉石，何曾不夜歸。”按：二詩基本相同，相異處：卷七“嵩山”，卷十六作“東皋”。《梨嶽詩集》、《全唐詩》卷五百八十九錄爲李頻作。《全唐詩》卷五十三錄爲宋之問作。趙本卷一（第131題）錄爲宋之問作。陶敏認爲：“詩當宋作，李頻睦州人，居里、仕歷均與嵩山無關。”⁸⁰佟培基認爲：“之問曾住洛陽，在陸渾置有山莊，此詩當爲其所作。”⁸¹此詩當爲宋之問作，洪邁既誤

79 《王摩詰文集》，第二冊，頁315。

80 《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下冊卷四，頁625。

81 《全唐詩重出誤收考》，頁38。

且重。

3.3 嘉靖本卷七錄趙嘏《到家》：“童稚苦相問，歸來何太遲？共誰爭歲月，贏得鬢邊絲。”卷十四錄杜牧《歸家》：“稚子牽衣問，歸來何太遲？共誰爭歲月，贏得鬢成絲。”按：二詩基本相同。相異處：卷七“童稚苦相問”，卷十四作“稚子牽衣問”；卷七“邊”，卷十四作“成”。《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翻宋本《樊川文集·樊川外集》、《全唐詩》卷五百二十四錄為杜牧《歸家》。趙本卷八(第11題)、《全唐詩》卷五百五十錄為趙嘏作。楊守敬認為《歸家》當為“采輯之誤”。⁸²王啓興認為：“趙嘏集此首接《下第》詩後。趙嘏於大和七年下第，滯留在外多年始歸，本篇與趙嘏情事相合，當為趙詩。”⁸³此詩當為趙嘏作，洪邁既誤且重。

3.4 嘉靖本卷九錄戴叔倫《新別離》：“手把杏花枝，未曾經別離。黃昏掩關後，寂寞心自知。”卷十三錄戎昱《別離作》：“手把杏花枝，未曾輕別離。黃昏掩門後，寂寞心自知。”按：兩詩基本相同。相異處：卷九“經”，卷十三作“輕”；卷九“關”，卷十三作“門”。《樂府詩集》卷七十二、《全唐詩》卷二十六、卷二百七十三錄為戴叔倫《新別離》。《全唐詩》卷二百七十錄為戎昱《別離作》。趙本卷四(第93題)錄戴叔倫《新別離》，卷五(第279題)錄戎昱《別離作》。蔣寅判定為戴詩，論證較合理。⁸⁴暫從之。此詩當為戴叔倫作，洪邁既誤且重。

3.5 嘉靖本卷四錄王維《白石灘》：“清淺白石灘，綠蒲向堪把。家住水東西，浣紗明月下。”卷二十錄皎然《浣紗女》：“清淺白沙灘，綠蒲尚堪把。家住水東西，浣紗明月下。”按：兩詩基本相同。相異處：卷四“石”，卷二十作“沙”；卷四“向”，卷二十作“尚”。宋蜀刻本《王摩詰文集》卷六、《唐詩紀事》卷十六、《全唐詩》卷一二八、趙本卷二(第68題)錄為王維《白石灘》。《全唐詩》卷八百一十八錄為皎然《浣紗女》。佟培基認為：“白石灘乃王維輞川雜詩二十首中之

82 詳見《全唐詩重出誤收考》所引楊守敬序文，頁389。

83 《校編全唐詩》，中冊，頁2724。

84 詳見蔣寅：《戴叔倫作品考述》，載《大曆詩人研究》下編，頁520。

一，且有裴迪唱和詩。”⁸⁵陳鐵民亦認為當作王維詩。⁸⁶此詩當為王維作，洪邁誤重收為皎然詩。

三、嘉靖本致誤緣由析論

上章中，筆者主要分析了嘉靖本洪邁《萬首唐人絕句》五絕部分在作者、體例等方面的訛誤，並將其類型歸結為時代誤斷、作者誤植、體例誤判和詩作重見四種情況。當然，此書除這些訛誤外，還有其他問題，如所列詩人排序雜亂，同一詩人作品分置幾處現象屢見不鮮，某些詩篇作者可考卻失考，儘管廣泛搜羅，卻仍有遺漏，等等。但上述四種訛誤，受學界詬病較多，亦最為典型。

在時代誤斷中，筆者主要沿襲了前人的觀點；在體例誤判和詩作重見兩類裏，筆者查閱相關文獻後，結合洪邁《萬首唐人絕句》文本本身及學界研究成果，進行綜合梳理；在作者誤植這一方面，則既有前人結論的綜述與總結（1.2、1.3、1.5、1.8、1.9、1.13、1.15、1.16、1.18、1.20），又有筆者對於相關意見的討論（1.7、1.10、1.11、1.21、1.27、1.28），亦有筆者提出的新論（1.1、1.4、1.6、1.12、1.14、1.17、1.19、1.22、1.23、1.24、1.25、1.26）。同時，這四種訛誤之間亦有交叉現象，如時代誤斷與作者誤植並存（1.17、1.26），作者誤植與體例誤判兼有（1.20—1.24）以及既誤且重（3.2—3.5）。

洪邁為南宋著名文史學家，曾官居高位，為人剛正，學富五車，著述頗豐。⁸⁷但後代學者對其所編《萬首唐人絕句》一直頗有微詞，稱其編書態度不夠審慎嚴謹。然及至目前，學界大多只是提綱挈領地談及此書訛誤類型，或舉一兩例證之，尚未有專文對該書進行全盤考察。《萬首唐人絕句》五絕部分共二十五卷，約佔全書四分之一，筆者在對其進行考察並簡要分析後推測，造成其中四種訛誤情況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種：

⁸⁵ 《全唐詩重出誤收考》，頁93。

⁸⁶ 唐王維撰，陳鐵民校注：《王維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423。

⁸⁷ 關於洪邁行年版與著述，可參凌郁之：《洪邁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一) 洪邁在閱讀相關文獻時並未仔細甄別,大意疏漏所致。

首先,洪邁自詩歌選集、總集錄詩時,對詩人與原書體例不夠瞭解,僅據所見詩集,誤將先唐詩或宋詩編入。如陸龜蒙《大子夜歌二首》、《子夜警歌二首》、《子夜戀歌三首》,陸開《寄早梅》,李白《夜宿山寺》,趙自然《夢陰真君》,何仲言《春雪》、《送褚都曹》、《送馬舍人五城》、《苑中見美人》、《邊城思》、《送司馬長沙》、《爲人妾怨》(二首)、《相送》(“客心已百念”)、《閨怨》(二首)、《苑中》、《離夜聽琴》與《相送》(“高軒雖暫駐”)。

其次,古詩別集常收入詩人間應酬唱和與贈別答謝之作,洪邁自別集錄詩時,未仔細閱讀原詩並聯繫前後文,以致作者張冠李戴,誤以贈答之詩爲贈答對象所作。如柳宗元《答》、王績《辛答》和戴叔倫《夏夜江樓會別》、《江館會別》。

再次,洪邁自總集、別集錄詩時,僅據所見詩集署以作者名,未參考他書,誤將總集或混入他集之詩冠以他人之名。如錢起《江行無題》一百首、《赴章陵酬李卿贈別》,呂溫《酬從侄借詩本》,李端《秋日》,陳陶《續古》,楊巨源《銜魚翠鳥》,王之渙《登鶴雀樓》,姚合《白鼻騮》,辛洪智《自君之出矣》,李頻《渡漢江》,李康代《自君之出矣》,盧僊《途中》,張喬《對月》(二首),儲嗣宗《滄浪峽》,蓋嘉運《伊川歌五首》其二,《陸州歌七首》其一、其三、其七,《樂府詞二十二首》之《浣紗女二首》其二與《大酺樂》。

此外,洪邁錄詩時,因形近導致作者之名訛誤。如李牧《幽情》,崔署《對雨送人》與李嗣宗《覽鏡》。

另外,洪邁自唐人小說中采輯絕句時,未細讀原文,導致作者張冠李戴。如張佐《游兜玄國》。

(二) 洪邁據《藝文類聚》、《詩式》、《初學記》、《太平御覽》、《唐文粹》、《唐語林》等書采輯絕句時,誤長律、六句律詩和五律爲絕句。

如宋之問《早發韶州》、《別杜審言》、《途中寒食》,張說《端午侍宴》,祖詠《歸汝墳莊》、《長樂驛別盧象》、《宿李明府客堂》,曹鄴《讀李斯傳》,王維《題輞

川圖》，儲嗣宗《登蕪城》，錢起《送楊著作歸東海》，《樂府詞二十二首》之《浣紗女二首》其二，蓋嘉運《伊川歌五首》其二，《陸州歌七首》其一、其三與《水調歌二首》其二。

（三）洪邁在《萬首唐人絕句》中因考校不夠精審，重複收錄同一首詩，有時誤署作者名。

如王建《秋燈》之重出，宋之問《嵩山夜還》誤重收為李頻詩，趙嘏《到家》誤重收為杜牧《歸家》，戴叔倫《新別離》誤重收為戎昱《別離作》以及王維《白石灘》誤重收為皎然《浣紗女》。

四、結 語

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共一百一卷，錄詩逾萬首，可謂卷帙浩繁，故其中出現訛誤在所難免。五絕部分共 25 卷錄詩約 2500 首，據筆者不完全分析，其中有訛誤之作爲 46 首，即每卷之中不到兩首詩存在問題。洪邁本自“諸家遺集”⁸⁸采得唐人絕句 5400 首，其編輯態度當十分嚴謹。然其後洪邁因受當朝皇帝嘉獎，幾年之內即擴展至萬餘首，難說無急功近利之嫌。但此書“編輯最廣，足資吟詠”，⁸⁹“唐人絕句一體詩較復多存，此公搜采功不可廢也”。況且從《自序》中看，洪邁“曾反復舉例說明編錄時對於作者歸屬所作之考證態度是嚴肅的，失誤也僅屬鑒別失當，未必是故意的作僞”。⁹⁰對於這位著有《容齋隨筆》、《夷堅志》等書的大家，讀者應抱有理解之同情，畢竟該書是宋人對唐人絕句所作的首次大規模搜集整理，不少唐詩也依靠《萬首唐人絕句》得以流傳至今。洪氏此書的編成對後代影響亦頗深。如在宋代，有顧樂《萬首唐人絕句選》，趙蕃、韓澆《唐詩絕句精選》，周弼《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在明代，有敖英《唐詩絕

88 《萬首唐人絕句·序》，載《萬首唐人絕句》，上冊，頁 1。

89 清宋榮：《漫堂說詩》，載申駿《中國歷代詩話詞話選粹》上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 年），頁 505。

90 陳尚君：《洪邁年譜·序》，載《洪邁年譜》，頁 6。

句類選》；在清代，有王士禛《唐人萬首絕句選》與嚴長明《千首宋人絕句》。特別是在清初，彭定求、沈三曾等人奉敕編纂《全唐詩》，在短短一年多時間內便已完成，主要利用了胡震亨纂集的《唐音統籤》及錢謙益、季振宜先後編成的《唐詩》。⁹¹而嘉靖本洪邁《萬首唐人絕句》作為季氏《全唐詩稿本》所采唐集之一，⁹²亦對《全唐詩》的編輯產生過不可忽略的影響。

2009 年初稿於南京

2014 年二稿於香港

2017 年三稿於濟南

(作者：山東大學文學學院助理研究員、臺州學院和合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⁹¹ 詳見孫方：《揚州詩局是怎樣編校刊刻〈全唐詩〉的》，載《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1985 年第 5 期，頁 40—43、56。

⁹² 可參嚴杰：《紀季振宜〈全唐詩〉稿本》，載《古典文獻研究》(1989—1990)，頁 357—398；賈二強：《〈全唐詩稿本〉採用唐集考略》，載《古代文獻研究集林》，1995 年第 3 集，頁 252—280。嚴文頁 363 稱：“如今，御定《全唐詩》依據何種底本這個問題已有定論。它以季振宜《全唐詩》為主，參之以《唐音統籤》。”賈文頁 275 稱季氏《全唐詩稿本》所采《萬首唐人絕句》底本為“明嘉靖十九年版姑蘇陳敬學德星堂刻本”。

引用書目

(一) 專書

- 王啓興編：《校編全唐詩》。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 王維：《王摩詰文集》，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王維撰，陳鐵民校注：《王維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王維撰，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 李白撰，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
- 李白撰，詹鍔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
-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 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
- 李商隱《李義山詩集》，《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嘉靖刊本。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
- 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 沈佺期，宋之問撰，陶敏、易淑瓊校注：《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宋鞏：《漫堂說詩》，申駿編：《中國歷代詩話詞話選粹》。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
- 范攄：《雲溪友議》，《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明刊本。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
- 孟啓：《本事詩》，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計有功撰，王仲鏞校箋：《唐詩紀事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洪邁編：《萬首唐人絕句》。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
- 姚合：《極玄集》，傅璇琮主編：《唐人選唐詩新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 姚合撰，劉衍校考：《姚合詩集校考》。長沙：岳麓書社，1997年。
- 耿漳：《耿漳集》，《唐五十家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殷璠：《河岳英靈集》，傅璇琮主編：《唐人選唐詩新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 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

- 凌郁之：《洪邁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陳應行編，王秀梅整理：《吟窗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張九齡：《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成化刊本。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
- 張祜：《張承吉文集》，《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張祜撰，尹佔華校注：《張祜詩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
- 張說：《張說之文集》，《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嘉靖刊本。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
-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萬曼：《唐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程秘：《洛水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賈島撰，李嘉言新校：《長江集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趙宦光、黃習遠編定：《萬首唐人絕句》。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
- 蔡正孫撰，常振國、降雲點校：《詩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劉克莊：《後村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霍松林主編：《萬首唐人絕句校注集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 錢鍾書：《宋詩紀事補正》。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遼海出版社，2003年。
- 謝榛：《四溟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
- (二) 論文
- 子冉：《〈夜宿山寺〉詩作者考辨——與王力先生商榷》，《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第2期(1983年3月)，頁76—77。
- 王定璋：《〈錢考功集〉考辨》，《社會科學研究》，第1期(1987年1月)，頁90—95。
- 王啓興：《初唐三詩人重出詩篇考辨》，《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期(1997年1月)，頁73—81。
- 王雅婷：《〈萬首唐人絕句〉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 王跡：《〈登鸛雀樓〉和它的作者》，《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第4期(1981年10月)，頁16—19。
- 李德書：《李白〈上樓詩〉與〈題峰頂寺〉、〈夜宿山寺〉考辨》，《西南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期(2006年1月)，頁73—75。
- 吳企明：《錢起、錢珣詩考辨》，氏著：《唐音質疑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

39—59。

- 吳宗海：《〈題峰頂寺〉作者小考》，《江蘇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期（2002年7月），頁140。
- 岑仲勉：《讀全唐詩劄記》，氏著：《唐人行第錄（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頁199—282。
- 林貞愛：《〈登鶴雀樓〉非王之渙詩》，《社會科學戰線》，第4期（1982年10月），頁284—285。
- 周生春：《王之渙作〈登鶴雀樓〉詩辨正》，《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期（1993年1月），頁114—116。
- 凌郁之：《〈萬首唐人絕句〉版本源流與文獻價值的重新認識》，《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科版），第2期（2010年4月），頁32—38。
- 陳尚君：《〈全唐詩〉補遺六種劄記》，《中國古典文學叢考》，第2輯（1987年11月），頁45—108。
- 陳尚君：《〈全唐詩〉誤收詩考》，氏著：《唐代文學叢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1—60。
- 陳尚君：《洪邁〈萬首唐人絕句〉考》，《唐研究》，第20卷（2014年12月），頁391—410。
- 陳尚君：《〈本事詩〉作者孟啓家世生平考》，《新國學》，第6卷（2006年11月），頁1—18。
- 孫方：《揚州詩局是怎樣編校刊刻〈全唐詩〉的》，《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第5期（1985年10月），頁40—43、56。
- 張軍：《〈登鶴雀樓〉作者考略》，《江西社會科學》，第5期（1987年9月），頁136—138。
- 張倩：《洪邁〈萬首唐人絕句〉版本源流考》，《殷都學刊》，第4期（2008年10月），頁63—66。
- 傅璇琮：《錢起考》，氏著：《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445—468。
- 傅增湘：《明萬曆本梨嶽集跋》，氏著：《藏園群書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629。
- 賈二強：《〈全唐詩稿本〉採用唐集考略》，《古代文獻研究集林》，第3集（1995年8月），頁252—280。
- 蔣寅：《戴叔倫作品考述》，氏著：《大曆詩人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495—539。
- 嚴傑：《季振宜〈全唐詩〉稿本》，《古典文獻研究》（1989—1990），頁357—398。
- 譚優學：《宋之問行年考》，氏著：《唐詩人行年考續編》，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頁1—37。

（三）網絡資料

- 《東京舊書店出售宋版〈唐人絕句〉標價4.6億日元》，“國際在線新聞”：<http://gb.cri.cn/42071/2013/10/11/6991s4280041.htm>，最後檢索日期：2017.08.14。

Textual Researches on Hong Mai's *Ten Thousand Quatrains by Tang Poets*: With Emphasis on Five-Character Quatrains

Ye Yang-xi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ehe Culture, Tai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In 2013, the Song edition *Quatrains by Tang Poets* was sold at an astronomical price by Isseido Booksellers in Jimbocho of Japan. *Quatrains by Tang Poets*, also named as *Ten Thousand Quatrains by Tang poets* is a collection of poems edited by Hong Mai in the Song Dynasty. During various dynasties, the scholars had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mments on it. On the one hand, this collection had collected a lot of Tang poem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ere also many errors in it, such as the wrong collection, the repeated collection and so on.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five-character quatrains and exploring in four aspects where those problems lie; that is, mistakes in dynasties, mistakes in poets, errors in styles and the repeated collection. It also briefly analyses the causes for errors. Thus, the author hopes to evaluate its documental significance objectively and rationally.

Keywords: Hong Mai, *Ten Thousand Quatrains by Tang Poets*, Textual Researches, Five-Character Quatrains